

乔治·桑文集

印第安娜

冯汉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ŒUVRES CHOISIES
DE GEORGE SAND

乔治·桑文集

印第安娜

冯汉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rge Sand
INDIANA

本书根据 Delmas 1948 年版译出

乔治·桑文集
印第安娜
冯汉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插页 3 字数 201,000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册（内精装 100 册）

平装本定价：1.90 元 精装本定价：3.95 元

书号：10188·648



乔治·桑

第 一 篇

—

一个淫雨霏霏、凉意袭人的秋夜，布里小城堡的里厢，有三个陷入沉思的人肃穆地注视着炉灶里燃烧的炭薪，和那缓缓走动的座钟的指针。在这三个沉默不语的家庭成员当中，有两个人仿佛已经无法克制向他们袭来的迷离倦意；而第三个人却强自振作精神，不想睡觉。他在椅子上晃动着，打了几个愁闷的哈欠，但嘴巴张到一半时便又憋住了。他用火钳拍击噼剥作响的炭火，似乎表明他有心要跟睡意这个共同的敌人周旋到底。

这个人比另两个人年龄大得多，是一家之长，他是戴尔马上校。这个领半饷的老勇士^①，当年的美男子，如今发福了，秃额，灰髭，可怕的眼神。这是一位出色的主人，在他面前，妻子、仆人、马和狗，一切都要发抖。

他终于离开椅子站起来，显然是由于不知道怎样才能打破这沉默而感到很不耐烦。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客厅里来回地走着，一举一动时时刻刻保持着一个老军人所特有的一板一眼。他借助腰背，直挺挺地转过身来，他对自己这种只有模范军官和受检阅的士兵才有的举止始终是满意的。

当年，戴尔马少尉显示出过军营生活时那种雄赳赳气昂昂

的神气的光辉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位退休的高级军官，现在已被薄情寡义的祖国遗忘了，他不得不承受因结婚而来的种种后果。他娶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拥有一座舒适的庄园以及附属的房产，他同时还是一个在投机生意中财运亨通的实业家。因此，上校颇有点脾气，特别是这一天晚上，天气潮湿，上校又患有风湿病。

他在旧客厅里很严肃地迈着大步子。客厅里的家具全是路易十五时代的款式。有时他在一扇门前的前停步。门的上方绘着壁画，那是几个裸体的爱神，正在把几只养得肥肥胖胖的牝鹿和几只驯服的野猪用花儿拴起来。有时他又走到一方板壁前面停步。板壁上镂刻着清瘦而忧虑的雕像。上校白费眼力地注视着雕像婀娜多姿的体态和永无休止的拥抱。看着这些雕像，他的心情虽然得到模糊而短暂的排遣，但是，他每踱步一圈，就向陪着他熬夜的两个伙伴投去清醒而深沉的一眼，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这是一种很专注的目光，整整三年来，一直温存地注视着这一块娇弱而珍贵的宝物——他的妻子。

因为，他的妻子才十九岁。她坐在壁炉台板下面，壁炉用白色大理石砌筑，面上镶嵌着镀金的黄铜。她是那样纤弱，那样苍白，那样忧郁，胳膊肘儿支在膝盖上。在这个旧式家庭中，她坐在这位年迈的丈夫身旁，是那样青春少女，宛如插在哥特式花瓶里的昨日才绽开的花朵。要是你看到这些，怎能不怜悯戴尔马上校的这位妻子呢，或许，你怜悯上校更胜于怜悯他的妻子呢！

在这幢孤孤单单的第宅里居住的第三个人，也坐在这个壁

① 戴尔马上校是忠于帝国的许多官员之一。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失败后，帝国军队解散，复辟政府把以前的官员接收下来，并安置他们退休。——原注

炉的前面，在熊熊炭火的另一端。这是一个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青年，润泽的面颊，浓密的棕发，长长的颊髯，这同男主人的灰白头发、憔悴的脸色和粗糙的容貌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假如请一个艺术修养不高的人来看，他也许更喜欢戴尔马先生那冷酷无情的面相，而不太喜欢那位青年的总是很呆板乏味的表情。壁炉底部铁板上的那幅浮雕像，脸部很丰满，目光始终注视着炽烈的炭火，它与本故事里同样注视着炭火的棕发红颜的人物相比，也许还显得不那么单调些。其实，从他外形中脱颖而出活力，他那清清楚楚的褐色眉毛，他那光泽白皙的前额，他那清澄静谧的双眼，他美丽的双手，还有，他那身十分优雅合度的猎服，对于所有在爱情方面具有另一个世纪的所谓哲学口味^①的女人来说，都足以使这位青年俨然象一个极其俊美的骑士。但是，戴尔马先生的这位年轻而羞涩的妻子，也许压根儿就没有用眼睛去审视过一个男人；也许，在这位孱弱多病的女人和那位能吃会睡的男人之间，毫无感情可言。无疑地，这个监视夫妻生活的百眼神，竭尽他那兀鹰似的眼力，也无法发现在这两个没有相同之处的人儿之间传递过一个眼色、一息呼吸、一阵心的悸跳。因此，他拿得稳没有丝毫争风吃醋的事要去过问，他便又陷入比以前更加深沉的忧闷之中，突然把双手深深地插到衣袋里。

在这一群生物当中，唯一逗人喜爱的一张幸福的脸孔，是那只漂亮的猎狗的脸儿。这是一只髯毛大猎狗，它把头伸到坐着的那个男人的膝盖上。它长着一个长长的躯体，毛茸茸的宽膝弯，象狐狸一样的长喙子，颜面很伶俐，满脸是蓬乱的毛，

^① 这里指的是十七世纪的“理性爱情”，这种爱情必须与理想的雍容合度的身体条件相一致，正如作者所描绘的俊美的骑士形象那样。——原注

一对褐色的大眼睛在其中炯炯发光，煞象两颗黄玉，它的这副长相，很引人注目。这只看家狗的双眼，在勇猛地捕猎时显得那样血红而又阴森可怕，如今却流露出不可捉摸的忧郁而温和的情意。这只狗对主人倾注着全部的本能的爱，这种爱有时甚至胜过人类富有理智的情感。当主人用手指扒着这只美丽的鬃毛猎狗的缕缕银毛时，这畜牲的眼睛里就放出快乐的光辉，长尾巴有节奏地扫着炉灶，把灰乱撒在精工镶嵌的花纹地板上。

在这被炉火半明半昧地映照着的室内，或许有一种伦勃朗^①式油画的题意。渐渐淡去的白光，间或铺洒在房间里和人的脸上，接着发出炭红色，终至逐渐熄灭。宽敞的大厅随着变得越来越阴沉。戴尔马先生每踱一圈，走到炉火前面，就象一个幽灵出现，立即便又消失在客厅深邃的神秘色彩中。镀金的箔片，东一块西一块地发出光亮，映照在雕着花冠、奖章和木刻绶带的画屏上，映照在嵌乌木和包铜皮的家具上，一直映照到木雕的檐板上。但是，一块炭火快要熄灭时，它的光辉又传给炉灶中另一块灼烧的炭火，于是刚刚被照得通明的某些物件又归昏暗，而另一些凹凸不平的东西却从黑暗中显示出光亮来。因此，人们简直可以轮番地领略画面的各个细部。有时看到的是支架在三只镀金半鱼半人海神上面的茶几；有时看到的是油漆的天花板，整块天花板表现了一个点缀着云朵和星辰的天空；有时看到的是沉甸甸的朱红帐幔，这些帐幔用大马士革的绸子做成，带有长花边，闪烁着绫罗的光泽，宽宽的皱襞仿佛在颤抖，反照出时隐时现的光亮。

① 伦勃朗(Rembrandt, 1608—1669)，荷兰著名画家。——译注

看到炉前这两个象浮雕一样的人物木然不动的神态，你简直会以为他们害怕搅乱这种静止的局面哩。他们木然不动，象化石一般，有如神话里的主人公，简直可以说，哪怕吐一个字，做一个轻微的动作，那座幻想的古城的墙垣便会坍塌在他们身上。那位褐色前额的主人终于迈起整齐的步骤，他单身只影地截开阴影，冲破沉寂，颇有点象魔法师，把阴影和寂静都置于他的魔力之下。

鬃毛猎狗终于获得了主人欢心的目光。主人的眼睛盯视在聪明的畜牲的瞳人上，便有磁铁般的威力，卷毛猎狗屈服于这种威力了。它轻轻地发出一声温和而胆怯的叫吠，两只爪子趴在亲爱的主人的肩上，那样柔顺，那样雅致，真是难以模仿。

“下去，奥菲莉娅，下去！”

年轻人用英语对这只驯良的动物重重地责备了一句，它既羞愧又后悔，向戴尔马夫人匍行过去，就象是向她请求保护似的。但是戴尔马夫人根本没有从幻想中苏醒过来，她让奥菲莉娅的头靠在自己那双白嫩的手上，那双手交叉着搁在膝盖上而不去抚摸鬃毛猎狗。

“那么，这只母狗就这样始终呆在客厅里了？”上校说着，对自己找到了说话的口实来打发时间感到暗自满意，“到狗舍里去，奥菲莉娅！到外面去，笨畜牲！”

这时，如果有一个人就近观察一下戴尔马夫人，也许会在她私生活的这个细微而粗俗的场合，发现她整个生命中痛苦的奥秘。一阵无形的战栗传遍她的身体，她的双手不知不觉地托起那只爱畜的头，在它粗糙多毛的颈子周围激烈地抽搐着，仿佛要留住它，保护它。这时，戴尔马先生从衣袋里抽出猎鞭，用一种威胁的神气向可怜的奥菲莉娅进逼一步，它便躺在他脚

下，闭着眼，预先便发出痛苦而胆怯的叫声。戴尔马夫人显得比平时更苍白了；她的胸脯痉挛地高耸起来。她带着一副难以言说的恐怖表情，一对蓝汪汪的大眼睛向丈夫转过去：

“饶了它吧，先生，”她对他说，“别杀死它！”

这短短的一句话使上校不寒而栗。一种忧愁的心情取代了愤怒的想法。

“太太，这是一个责备，我心里很明白，”他说，“自从那天我火气一上来，把您的长毛猎狗杀死后，您一直不原谅我。一只狗，它闻到野味后就立即止步，对捕猎物是那样猛冲猛扑。如今死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吗？难道它没有使人难以容忍吗？再说，您是在它死后才那样喜欢它的。在这之前，您并不重视它。可是现在，您趁机来指责我了……”

“我难道曾经责备过您吗？”戴尔马夫人温和地说，这种温和只有在人们与自己喜欢的人相处时出于慷慨才会有，或者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时出于自爱才会有。

“我并没有说这样的话，”上校带着半是父亲半是丈夫的口气说，“但是，在某些女人的眼泪里，比另一些人种种咒骂声中所包含的责备更为凶狠。真见鬼！太太，您很清楚，我是不喜欢看见别人在我身边流泪的……”

“您从来就没有看见过我流泪的，我想。”

“唉！我不是老是看见您眼睛红红的吗！这更糟糕，凭良心说！”

夫妻俩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谈话时，那位青年站起来，十分镇静地把奥菲莉娅赶出去；然后，他点了一支蜡烛，放到壁炉的台板上，便在戴尔马夫人的对面坐下来。这个纯系偶然的举动，对戴尔马先生的态度立即产生了影响。蜡烛的光辉比炉

火更匀称，更不晃动，它照到他妻子的脸上时，他看出了她痛苦又颓丧的神情。这个晚间，这种神情分布在她的全身：她慵倦的姿态，她那垂到消瘦下去的腮颊上的棕色长发，她那无神而又红肿的眼睛下面淡紫色的皮肤，都有这种神情。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颇为突然地回到妻子身边：

“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印第安娜？”他以一个情感和性格很少协调的男人所具有的笨拙神情问她。

“和平常一样，谢谢您，”她回答说，丝毫没有流露出惊奇和怨恨。

“和平常一样，这不是回答，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女人的回答，一种吞吞吐吐的回答，它既不表明是，又不表明不是，既不好，又不坏。”

“对了，我的身体就是不好不坏。”

“好吧！”他又粗声粗气地说，“您是在撒谎！我知道您身体并不好。您对拉尔夫先生说过的，他就在这儿。瞧，是我撒谎吗，我？您说，拉尔夫先生，她对您说过这话吗？”

“她跟我说过的，”那位冷静的人物受到盘问后便这样回答，全然没有注意到印第安娜向他投去的责备的目光。

这时，第四个人物进来了。这是全家的总管，戴尔马先生所属团的前班长。

他用简短的几句话向戴尔马先生解释说，他有理由相信，几个偷木炭的贼子，前几夜在现在这个时刻，曾经光顾花园。他是来要一支枪的，以便在关门时巡逻一番。戴尔马先生在这个事情中看到一种要动武的样子，立即拿起他的猎枪，把另一支给勒利埃弗尔，准备走出房门。

“怎么！”戴尔马夫人惶悚地说，“您为了几袋木炭便要打死

一个可怜的农民吗？”

“凡是深更半夜在我家围墙里面徘徊的人，”戴尔马听到这个反对的意见，很恼火，便回答说，“我都要象狗一样杀死他。如果您懂得法律，太太，您便会知道，法律是允许我这样做的。”

“这真是一条可怕的法律，”印第安娜生气地接着说。

然后，她立即要制止这个行动：

“您可是有风湿病的呀！”她用一种更轻柔的语调说，“您忘了天在下雨，您今晚出去，明天会疼痛的呀！”

“您倒是怕自己不得不要照顾老丈夫呵！”戴尔马一边回答，一边突然推开门。

他终于出去了，嘴里还咕咕啾啾地责怪自己年老，又责怪自己的妻子。

二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人，印第安娜·戴尔马和拉尔夫先生(或者，如果您愿意，就叫他罗道夫·勃朗)，两人面对面站着，是那样镇静，那样冷漠，就好象那位丈夫隔在他们中间似的。这位英国男人压根儿就不想为自己辩解，而戴尔马夫人也感到自己没有什么严肃的事要责备他，因为他只不过出于善意才那样说的。最后，她竭力冲破沉寂，温和地责骂他一顿。

“这样不好，亲爱的拉尔夫，”她对他说，“我曾经禁止您再说这些话，那是我痛苦时溜出口的话，戴尔马先生是我最不愿意以我的病痛来使之通情达理的人。”

“我不理解您的话，亲爱的，”拉尔夫先生回答说，“您是病

了，您不愿意珍惜自己的身体。因此，要么您有可能毁了自己，要么必须告诉您的丈夫，二者必居其一。”

“是的，”戴尔马夫人带着苦笑说，“于是您就拿定报告当局的主张了！”

“您错了，请相信我的话，您这样非薄上校是不对的，他是一位正人君子，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可又有谁跟您说过相反的话来着，拉尔夫先生？……”

“唉！还不是您不知不觉地说的？您忧愁的面容，您的病体，还有您红肿的眼睛（他本人也察觉到了），都时时刻刻告诉大家：您是不幸的人儿……”

“别说了，拉尔夫先生，您离题太远了。我不允许您知道这么多的事。”

“我使您生气了，我看得出。您要我怎么办呢！我不是一个机灵的人，我不懂得你们语言中的细腻处，再说，我和您丈夫交往很密。我跟他一样，绝对不懂用英语或法语说些什么话才能安慰女人。换作另外一个人，也许不必向您明言，就能使您理解我刚才笨里笨气地向您表示的这种想法。假如是另一个人，他也许会找到深深获得您信任的艺术，而又不让您觉察到他在步步深入；他也许会成功地减轻一点您心灵的愁伤，如今您的心扉却严严实实地对我关着。我不是第一次发觉，尤其是在法国，话语比起思想来，是有着怎样的更为强大的影响力呵！特别是女人……”

“噢！您对女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蔑，亲爱的拉尔夫。我在这儿一个人对付两个人；因此我必得下决心成为一个说话无理的人。”

“您还是责备我们说话无理吧，亲爱的表妹；你善自保重，

恢复你的快乐，你的朝气，你的活泼，就跟从前一样。你回忆一下波旁岛^①吧，回忆一下我们在贝尔尼卡幽居的美好日子，我们快乐的童年，还有我们的友谊；这友谊跟你的年龄一样长久……”

“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印第安娜说，凄凉地强调了这句答话，把手伸到拉尔夫先生的手里。

他们又深深地堕入沉默之中。

“印第安娜，”拉尔夫停了一会后说，“幸福是我们就手可以得到的，只不过时常要伸出手去抓住它。你还缺少什么呢？你可以过一种体面的安乐生活，这比富裕还要好；你有一个好丈夫，他全心全意地爱你。我敢说，他是一位真诚而忠心的朋友……”

戴尔马夫人轻轻地压了一下拉尔夫先生的手，但是她并没有改变态度。她的头向自己的胸脯垂下，湿润的眼睛凝视着炭火发出的奇妙现象。

“您的忧郁，亲爱的朋友，”拉尔夫继续说，“纯粹是一种病态。我们谁又能避免悲伤和忧虑呢？您看看比您低下的人，您会发现许多人有理由羡慕您。人就是这个样，总是渴望着他所没有的东西……”

这位善良的拉尔夫先生用一种象自己的思想那样单调沉闷的语气，说了一大套平庸无奇的话，我不在此一一列举了。这决非是拉尔夫先生蠢笨，而是他完全不得要领。他既不乏良知，又不缺少世故。但是要安慰一个女人，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这个角色是他难以胜任的。他这个人对他人的愁理解得

^① “波旁岛”是留尼汪岛的旧称，位于印度洋。

很肤浅，即便抱着最好的心愿要医治它，可是一碰到它只会使它更加恶化。他觉得自己是如此笨手笨脚，所以不太敢贸然去审察朋友们的悲伤。这一次，他作出前所未闻的努力，来履行这件事，把它看作是友谊之中最艰难的职责。

他发现戴尔马夫人很费劲地在听他的话，便不说下去了。这时，只听得燃烧的木头发发出成千上万种细微的响声，烧热后膨胀起来的柴薪吐着哀怨的歌声，树皮在爆裂之前扭曲形体而哗剥作响；木柴的边缘喷出蓝焰，发出磷光的轻轻爆炸声。不时地传来犬吠声，混和着溜进门缝里的北风所发出的轻弱嘶叫，还有那拍击着窗玻璃的雨声。这个夜晚，是戴尔马夫人在这个布里小庄园度过的最凄凉的一个夜晚。

其次，我不知道是什么样一种茫然的期待压抑着这个多愁善感的心灵和她那娇弱的情感。弱小的生灵是靠恐惧和预感过活的。戴尔马夫人这个殖民地出生的白种女人，既神经过敏，又虚弱多病，脑子里有着种种的迷信念头。夜里一些和谐的景色，月光的一些变幻，都会使她想到某些事变和未来的不幸。在她这个爱幻想的忧郁女人看来，黑夜是一种充满着神秘和鬼怪的语言，唯有她懂得这种语言，并能根据她惧怕和痛苦的体受把这种语言表达出来。

“您会说我是疯子，”她把拉尔夫一直抓着的手抽回来，这样说着，“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周围在酝酿着某种危险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也许是……”
“拉尔夫，我感到自己很激动，就好像……”
“我害怕，”她颤栗着……

她的嘴唇变得象她脸颊那样煞白。拉尔夫先生惶惶不安了，

并不是由于戴尔马夫人的预感，他把这种预感看成是精神上极度虚弱的征候。他惶恐的是她脸色死一样苍白。他于是很快地拉门铃求救。一个人也没有来。印第安娜越来越衰弱了。拉尔夫惊恐万状，把她抱到离炉火远一点的地方，放在长椅子上躺下，并漫无目的地向外跑去，喊仆人，找水和盐，什么也没找到。他死劲地按铃，穿过黑洞洞的住宅的迷宫，焦急地、对自己很气恼地绞着双手。

他终于产生一个念头，去打开朝花园的那扇玻璃门，一会儿喊着勒利埃弗尔，一会儿又喊着阿依。阿依是戴尔马夫人的女仆，一个出生在殖民地的白种女人。

过了一会儿，阿依从花园最最幽暗的一条走道跑过来，急忙问戴尔马夫人是不是比平时病得厉害了。

“病得很厉害，”勃朗先生回答。

两个人回到客厅，尽心竭力地照料着不省人事的戴尔马夫人。他倾注着全部的热情，可是笨手笨脚，瞎殷勤一番，劲使不到点子上。那她呢，有着女人的忠心，手脚灵敏，效果很好。

阿依是戴尔马夫人的奶妹。这两个青年女子从小一起被抚养，相爱无间。阿依是大个子，有力气，身体健美，活泼机灵，富于殖民地出生的白种人大胆、热情的血液。她那容光焕发的美姿，使戴尔马夫人苍白而脆弱的丽质逊色不少。但是，她们内心都很善良，她们有一股爱慕的力量，所以她们之间女性的任何敌意感情都受到抑止。

当戴尔马夫人恢复知觉时，她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她女仆的面容憔悴，湿润的头发蓬乱着，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焦急不安。

“你放心好了，我可怜的孩子，”她慈爱地对她说，“我的病折磨着你甚于我自己。去吧，阿依，现在该照顾一下你自己了。你瘦了，你哭了，就好象是你自己不能活命似的。我的好阿依，你面前的生活是快乐而美好的！”

阿依激动地把戴尔马夫人的手压在自己的嘴唇上。她极其激动，用惊慌的目光在自己的周围扫视了一下。

“上帝呀！”她说，“太太，您知道戴尔马先生为什么到花园里去吗？”

“为什么？”印第安娜重复着，刚才出现在她脸颊上的红润色泽立即又消失了，“你倒等等，我弄不明白……你叫我害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

“戴尔马先生，”阿依以一种断断续续的声音回答说，“他认为花园里有贼。他和勒利埃弗尔一起在巡逻，两人都带着枪……”

“那么，怎样了？”印第安娜说，仿佛在等待一个可怕的消息。

“怎么样！太太，”阿依继续说着，心神不定地绞着双手，“想到他要去杀一个人，这不可怕吗？……”

“杀人！”戴尔马夫人尖叫了一声，站起身来，带着一种天真的恐怖神色，就象一个小孩子听了保姆的故事而惊惶不安一样。

“呀！是的，他们会杀死他的！”阿依哽咽地说。

“这两个女人发疯了，”拉尔夫先生心里想，他呆若木鸡似地看着这个奇异的场面。他转而又想，“再说，所有的女人都是疯疯傻傻的。”

“不过，阿依，你说的是什么话呀？”戴尔马夫人继续说，“你